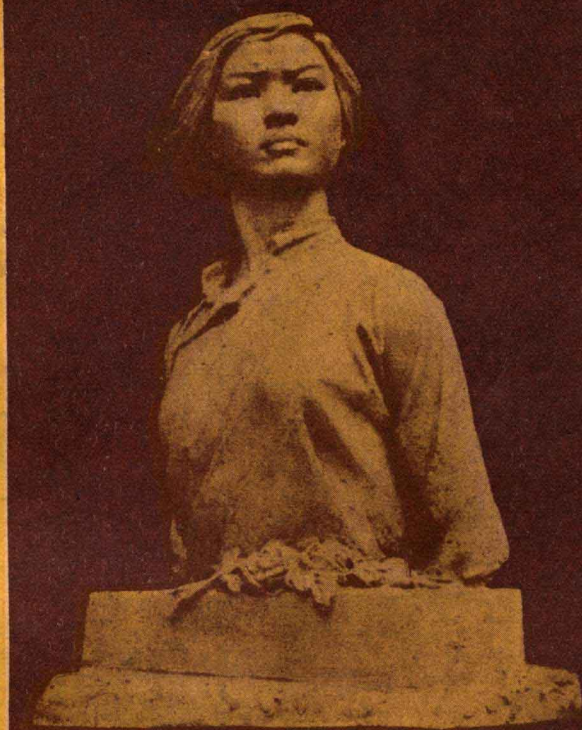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劉胡蘭

金星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刘 胡 蘭

梁 星 著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59

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原名“刘胡兰小傳”，是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。为了满足广大少年讀者的需要，又由我們出版一种比較适合少年儿童閱讀的版本，改名“刘胡兰”。

刘胡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女儿。她在党的教养下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，由一个平凡的农村小姑娘，鍛煉成为一个鋼鉄一样的革命女战士。她在革命队伍里，忠誠勇敢；在敌人面前，坚貞不屈，为党和人民的事业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。她十五岁的短短一生，也是光荣的偉大的一生，她的光荣事迹，将永远是鼓舞我們前进的一种力量。

目 次

1. 家庭和周圍的環境·····	3
2. 在平凡的英雄們中間生長·····	13
3. 參加革命·····	20
4. 鍛煉·····	31
5. 訂婚·····	46
6. 犧牲·····	58
后記·····	87



1. 家庭和周圍的環境

刘胡兰的家乡在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。

这是著名的晋中平川地带。向东边看，是山连着山，看不到头的太岳山脉；往西看，是岭接着岭，雄偉的呂梁山脉擋住了你的眼界。只有中間平展展地鋪开了几百里方圓的地面。弯弯曲曲的汾河繞过太原，一直向这南边淌了下来，奔向黄河。这平川地带的农民发挥了他們一切的智慧 and 創造能力，利用着汾河的水，把这里变成了山西省最富裕的小麦倉庫。麦收的时候，从太原往下看，百十里地一馬平川，尽是黄金一样沉甸甸的麦穗，那真是誰見了也要咂嘴点头地称赞是个好地方。

1932年10月8日，刘胡兰在这里出生了。她哇哇地哭出了第一声。

那倒确是一个逼人哭叫的时代。这样肥沃的土地，这样富饒的收成，平川上的农民却直不起腰，抬不起头。他們的头上压着地主、官僚、軍閥和国民党反动派。这大大小小的剝削者結成了严密的網，也使尽了他們的心机和計謀，用来榨取农民的血汗。农民的血汗收成也像汾水一样流成了大河，不过恰好和汾河流的方向顛倒过来，一层一层地倒流回太原。流进当时盤踞在太原的閻錫山匪帮的倉庫里去。就是这样：农民弯着腰，汗珠落在麦穗上；农民低下头，眼泪掉在空碗里。

那时候刘胡兰还小。她常常在傍黑的时光，坐在年老的奶奶的怀里，用兩只小手紧紧地勾住奶奶的脖子；奶奶半閉着眼睛搖晃着上半身，听胡兰子用細嫩的小声，唱着当地的民歌。

她唱着：

交城的山來，
交城的水，
不澆那个交城，
澆文水。
不澆那个交城，
澆文水。

唱的是她們北面鄰县交城山地农民的貧苦生活。文水平川上的农民虽然守的是金飯碗，却也得捧着它討飯吃。



光景和山地的农民都是同样地难过呵！奶奶用手輕輕地来回摸着胡兰子的头发，刘胡兰繼續輕聲地唱下去，奶奶越听越伤心。

交城大山里，
没有好茶飯。
尽是那个莜面饅饅，
和那个山藥蛋。
尽是那个莜面饅饅，
和那个山藥蛋。

奶奶听着歌，一动也不动。半天，她长长地嘆了一口氣。

外面天黑下来了，家里为了节省灯油照例地还要摸黑坐一陣子，黑暗里听到刘胡兰把歌声更提高了，那显得有些打顫的拉长的声音，一声一声地唱着：

灰毛驢上山，
灰毛驢下。
一輩子也沒有坐过那个
好車馬。
一輩子也沒有坐过那个
好車馬。

.....

歌声停了下来。奶奶更加沉默了，只是紧紧地抱住了

刘胡兰。她亲了一下她这顶疼爱的小孙女，然后又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屋子里黑洞洞的，鸦雀无声。……

刘胡兰出生的那一年，她的父亲刘景谦还是一个二十八岁的青年农民。刘景谦和他的哥哥，和他的五十多岁的父亲，三个全劳动力经营着这一个家。他们既不出卖劳动力，也不雇佣长工，自己的汗水滴在自己的土地上。当他们全家增加到十一口人的时候，他们的土地达到了四十畝的光景。然而，这四十畝地却分散在十块地方，而且都不是好地。这分散的情形，可以说明他们一点一点辛勤积攒的经过。这个中农人家，在云周西村的西头有一处小的院落，房檐矮矮的，院子窄窄的，和贫农所不同的，只是还保持着独门独院。大门头上题着字，但不同于地主人家堂皇的金字匾额，那只是建筑工匠当年在门板上涂写出来的三个字：“平为福”。平为福，这倒是很中肯地说出了这中农人家在日常生活中的理想：平平地和过小日子吧。这个家庭处世方针就是：“咱不要惹人，希望人家也别惹咱。”村里的人常笑话这样谨小慎微的人家，他们说这样的人家是“也不吃烟，也不咳嗽”；是“量不得米来，也丢不了米口袋”。村里的人很少看见刘胡兰的爷爷坐到街口和乡亲们闲谈，也很少看到刘胡兰的父亲走出门口和乡亲们聊天。这家人是从家里到地里，从地里回到家里，然后小心地紧紧关上他们那扇小大门。

刘胡兰就生长在这样一个保守的中农家庭里。小院里虽然还比較平靜，可是小院以外正在翻天覆地地变化着。

当1936年，刘胡兰四岁的时候，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在繼續瘋狂地做着卖国生意；日本帝国主义的軍隊已經越过万里长城，扑向华北。中国共产党領導的中国工农紅軍，在1936年的2月17日，从陝北跨过黄河，东征抗日。3月2日占領了汾陽，震动了閻錫山匪帮的老巢太原。

汾陽和文水是鄰县，相距只有几十里地。紅軍游击战争很快地就发展到文水县西边的大山里。中国紅軍和文水人民第一次見了面，虽然並沒有到达云周西村，但是农民們暗地里傳得可起勁了。他們傳說着，紅軍圍住了文水县城；他們傳說着，紅軍到了文水县城北边的开栅鎮以后，把一家姓杜的大惡霸家里的八百石粮食，統統分給了貧苦的农民……一說到这里，听的人都兴奋得捏紧拳头，都急切地盼望着紅軍早日到村里来。

紅軍不断地取得胜利，扩大胜利。但是当时为了促成国民党停止內战一致抗日，紅軍仍然撤回到黄河西岸。然而这次革命的风暴，在人民头脑里已撒下了热爱与拥护紅軍的种子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紅軍改編为八路軍，再一次开过黄河来。从此就一直站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綫，就在华北和西北，扎下深根，并且不断地在发展着。

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文水县的人民組織起抗日游

击队。在1938年正月，日寇占领了县城。这一支游击队，在离刘胡兰的村子不过二十几里的西城村，第一次和日本鬼子接火了。

抗日，抗日，老百姓盼望了多久的事情，现在真正见到抗日的斗争了。这以后，文水平川上的各个村子里，常常满街是武装起来的农民，来来去去。这一支抗日部队还没有离村，另一支人民武装单位又进了村。到处都开会，到处都有歌声。在这一时期平川上的村子几乎都成了游击战争的根据地。

当日寇进攻文水县的时候，阎锡山匪帮的县政府和“县太爷”早已经一溜烟地跑得没影了。这时敌后的人民，为了坚持抗战，把新的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起来。年轻的共产党员顾永田被委任为文水县县长。

云周西村的农民们聚在一起，兴奋地议论着这件大事。一个农民挑高了嗓子，压倒了别人的话，很兴奋地问：“你们知道这顾县长多大年纪？”

大家都转过来望着他，没有人能够准确地回答。他更加高兴地把二拇指伸出来弯个勾，作了一个“九”字的手势，说：

“哈！告诉你，这个数，——十九岁！”

在场听着的人都轰动起来了。六岁的刘胡兰也挤在大人堆里，望着那个手势。她圆圆的小脸上两只又圆又亮的小

眼睛，不住地眨着。她也学着大人样重复了一句：“十九岁！”

十九岁？是的，十九岁！但是这十九岁的青年，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干部了。不要担心我们这位年轻的县长是不是能担负起这样沉重的担子吧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加上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，顾永田会工作得非常好的。

以后，刘胡兰就经常听见村里的人们讲起这十九岁的顾县长了。

前几年，刘胡兰常常看到村里一些成年的农民们，聚在一起唉声叹气。她也常常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愁眉苦脸。他们都被旧社会残酷的反动统治者的负担压得快透不过气来了。因为地主们可以利用自己的权势，想出各种各样办法逃避负担；于是派粮、派款、派伙的负担，绝大部分都是落到贫农和“上下够不着”的中农人家的身上了。刘胡兰的家庭就是一个挑着这样重担的中农人家。

这时候，共产党来了。从1938年开始，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，文水县成立了合理负担委员会。实行合理负担以后，情况完全不同了，地主不能再逃避负担了，因此贫农和中农的负担就大大地减轻了。刘胡兰看到自己家里人的脸上有了笑容，听他们说着共产党，说着八路军，也说着在文水的顾永田。

文水是一个平川上水利灌溉事业比较发达的县份。但是每到浇地的时候，刘胡兰都会看到自己的父亲和村子里

的农民，眼巴巴地望着水流到地主的田地里去。刘胡兰扯动着她父亲的衣襟，仰着头问：

“爹！爹！为啥咱的地还不浇？”

她的父亲平常话就少，这时更加不愿意讲话了，只嘆了一口气，摸了摸她的头顶，继续眼馋地望着水流到地主的地里去。在旧社会里，水利事业是被凶恶的封建势力所把持的。浇地的先后，时间的长短都要由他们决定。每年到浇地的时候，差不多都要等附近那些封建势力强大的村子浇完了，才轮到云周西村；云周西村的地主浇完了，才轮到刘胡兰家和一般农民家。抗战爆发以后，文水的水利事业就陷于停顿状态。到抗日民主县政府成立，才领导进行了恢复工作，把垮了的堤堰重新修起；水利事业的管理权也逐渐转移到人民的手里来了。这样一来，情况也就变了。浇地先后，时间长短都是按照民主合理的办法决定。刘胡兰看到村里的农民笑了，看到自己的父亲母亲也笑了。他们又在点着头说着共产党，说着八路军，也说着在文水的顾永田。

说着说着顾永田，顾永田就来到了云周西村。老乡们都笑着围上了他，刘胡兰也挤在人缝里，仰头看见了这年轻的县长。顾永田对老乡们说话了：

“……抗日民主政府已经下了‘减息’的命令，规定年利不得超过一分，公事早就下来了，可是村里都还没有实行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就是因为我們有些村里的政权，还全部



由封建地主掌握着。就是这号人把公事压起来不露，因为如果一露，他们自己就收不到高利了。……”顾永田号召云周西村的农民们起来，为抗日民主权利和改善生活而斗争。说得老乡们不住地点头，他们觉得这年轻的县长，一句一句都说到病根上了。村里的青年人，都跳着脚决心要跟上顾县长抗日去。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当了这一带区长的陈德照。这是云周西村出来的第一批抗日工作人员，他们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。

有一天，刘胡兰看见了村里的人都在很沉痛地议论着，他们说：顾永田同志在作战中间壮烈牺牲了。他们说：顾永田那时候已经担任专员的职务了。当战斗激烈的时候，别

人劝他：“专員躲一躲吧！”他笑着說：“八路軍不能这样。”他的最后一滴血，就这样淌在文水的土地上。

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么样为人民而生？怎么样为人民而死？这是一个光輝的榜样。——文水的人民記得了。云周西村的老乡們記得了。刘胡兰記得了。記得要这样地为人民而生！这样地为人民而死！

2. 在平凡的英雄們中間生长

当文水人民一旦認識到共产党、八路軍是自己的靠山以后，他們在斗争里就出死力来支援自己的靠山。云周西村的农民們更不例外，曾經不間断地积极支援。抗战时期，八路軍在这种支援下，在这个村子就打击过敌人。

当时經常在文水这一带活动的是一支地方武裝——六支队。有一次他們出动了一百多人打游击，狡猾的日寇跟在后面追了上来。但是由于同志們疏忽了，並沒有发现这个情况。第六支队剛进到云周西村休息，日本鬼子也快到村边了。在这紧急关头，幸亏村里的农民来报信，六支队的同志們馬上拉到村外，搶先占住了护村堰这有利的陣地。敌人只落后了一步，当下就处于极不利的地势。开始接火了，六支队頂得很硬，日本鬼子和伪警备队有些吃不住了，

但是战斗还在持續着。我們駐村东八里地远的南胡家堡村里的基干队，听到了槍声着急得很，可是判断不清敌我情况，不便出动。这样紧急的关头，又是云周西村的老乡出头了。一个农民在这槍彈最密的时候，拚着命跑出村去，直奔南胡家堡去报告了敌情，我們的基干队馬上赶到，从东北面抄了敌人的后路。結果，敌人崩潰了，紛紛向西北方向的大象村窜逃。……这次战斗里，打死不少日本鬼子，活捉了不少伪警备队的官兵。

日本鬼子过不久又到了村里，可是連个人影也看不到。原来老乡們先就估計到敌人会来报复的，全村男女老少早帶着行装轉移到村外去了。敌人气得暴跳如雷，可是找不到发洩的对象，只搜到一个留下看門的老汉，逼着他給找茶飯，找小鷄……。当日本鬼子帶着这老汉从村里当街走过的时候，老汉突然掙开敌人，一头栽进井里去了。……这口井就在刘胡兰的家前面，这一个悲壯的事件就出現在刘胡兰家的大門前。

云周西村的封建統治势力比較附近几村是薄弱一些。这对于革命活动是一个有利的条件。同时，在革命斗争中，群众的切身利益得到保障，他們对于支持革命活动，也就特別热心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許多抗日工作人員都願意在这个村里落脚，而云周西村的农民也极願意掩护他們。

村里的青年农民陈德照，他在 1940 年祕密加入中国共